

# I • 綜錯時代 / 喜悲生平

色 料箱內，  
個個顏料都耽在過去的追憶裡、

凝結在上面的油珠，

那是畫家的淚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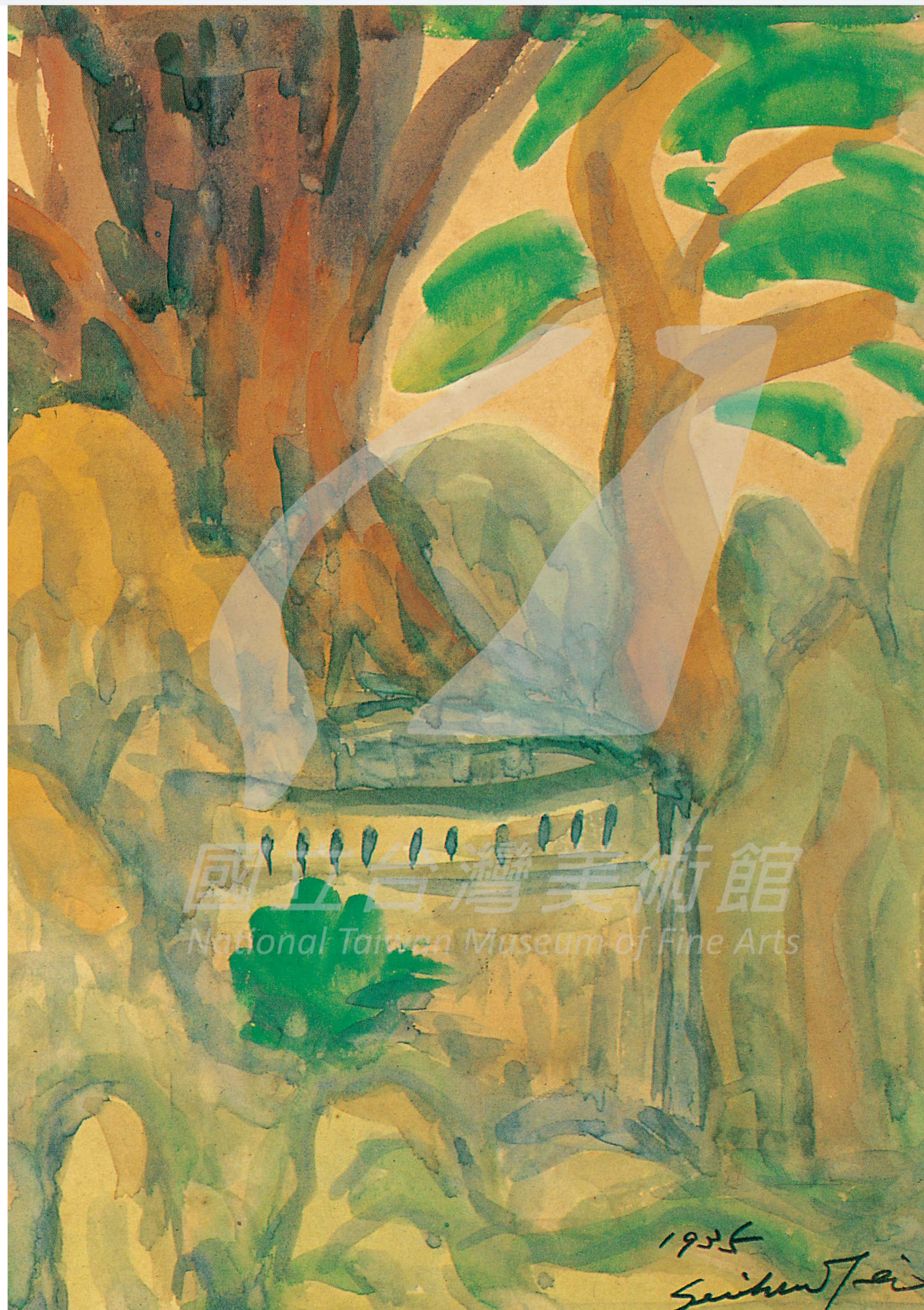
我說：畫布呀！等一等吧！

——鄭世璠《書房獨語》



[右圖]  
鄭世璠攝於1931年，  
當時他就讀臺北第二師範學校二年級。

[右頁圖]  
鄭世璠 林家花園（局部）  
1935 水彩 8開





## 緣起

筆者在1990年代曾擔任藝術家出版社策劃發行《臺灣美術全集》之執行主編，一度與鄭世璠時有往來，當時他已七十有餘，但相較於日治時期最早投入臺灣美術運動的前輩美術家來說，鄭世璠還算「少年郎」那一輩，他竟然身心也都不顯老態，熱情、認真又準時的來交每一卷之日文摘譯稿，包括〈陳澄波〉、〈廖繼春〉、〈李梅樹〉、〈顏水龍〉、〈李澤藩〉、〈楊三郎〉、〈陳進〉、〈林玉山〉、〈郭雪湖〉、〈李石樵〉等，最後，這些摘譯都被他慎重地收錄到《星帆漫筆集》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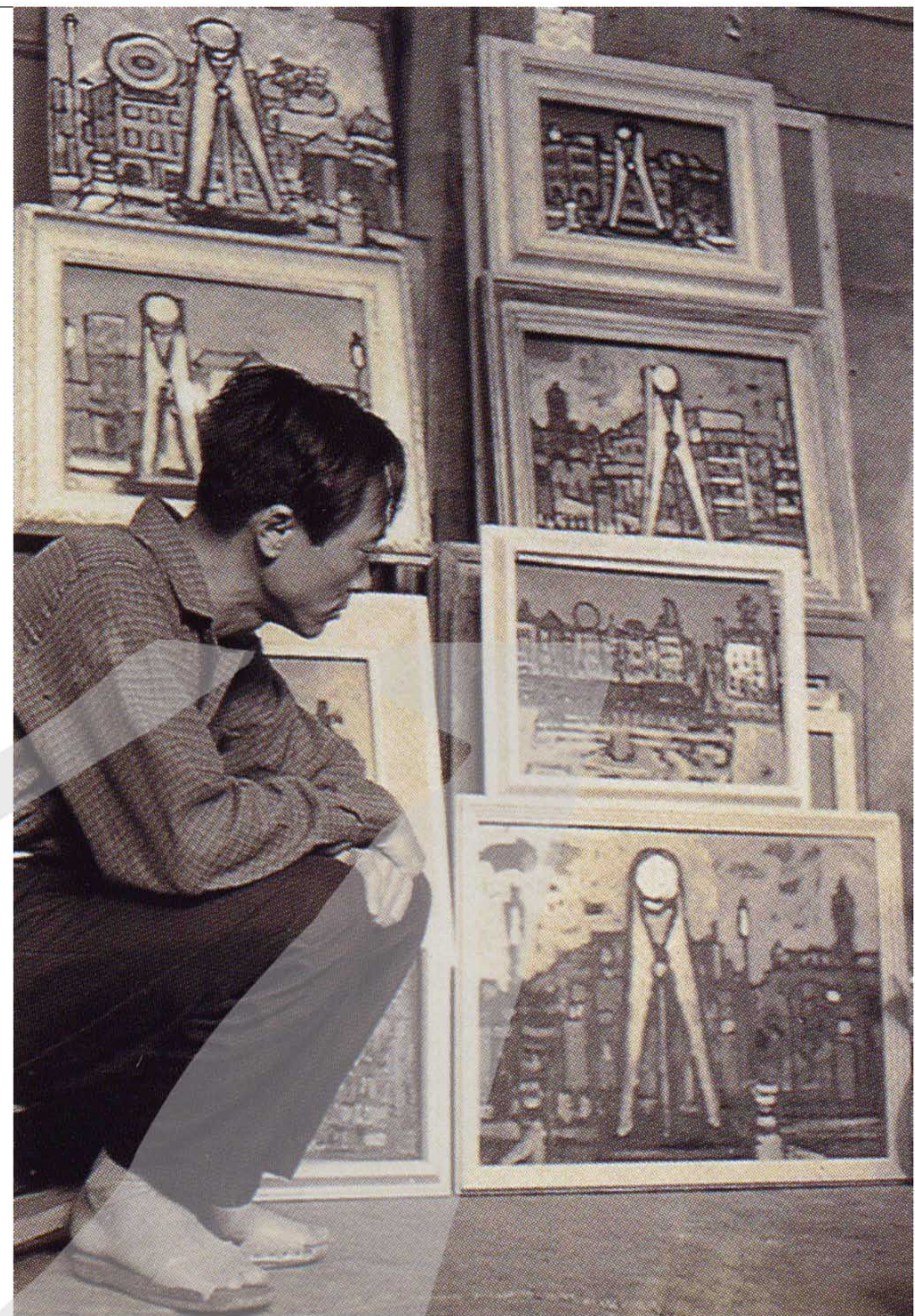
編輯之初，鄭世璠即是日文翻譯的不二人選，其實，前輩畫家之

1983年，鄭世璠攝於自家琳琅滿目的畫室內。（藝術家出版社提供）



中，像他這樣能夠自由遊走於日治時期的國語（日語），以及光復後ㄅㄆㄇ注音的標準國語之間，還真是鳳毛麟角，他就像一部超時空翻譯機，解決筆者送上門的各種疑難雜症，不管問事、問人、核對資料……找他就對了，而且顯然他也樂在其中。每次見面都聽他開心地重複招牌問候語：「鄭世璠、正是蕃，你看我蕃不蕃？」筆者當時年輕，對長輩如此不拘小節，紆尊降貴的玩笑，反應有點羞赧遲疑，恐怕以致錯過了更深入認識這位精采的畫家、記者、作家、翻譯家，乃至生活家的傳奇人物。

今受邀撰寫本書，回憶起鄭世璠先生，有點恍惚之感，那一聲腔調愉悅的「我是蕃」又在耳際，然而斯人已遠。一直到與鄭世璠的公子鄭安宏先生聯絡上，在電話中未曾謀面的彼此很快熟悉，鄭氏幽默呼之欲出，約定見面後，又蒙提供許多來自家人用心彙整的珍貴資料、作品圖檔與生平照片檔案等，讓筆者得以順利成書。似乎再次獲得鄭世璠這位可敬的「編輯」前輩協助，心中充滿感激，並謹此向鄭安宏先生及家族致謝。



1960年代左右，鄭世璠與其作品合影。

## 生活環境與時代背景

鄭世璠，字子珍、號星帆。他在自己的著作《星帆漫筆集》附錄的〈作者小傳〉中，對自己的身世如此破題介紹：「1915年，新竹市東門街（今中央路東門街三角窗）。七夕深夜出生（新曆8月18日零時）。祖父鄭炎基、祖母張氏棗。父鄭奕馨、母方氏寶。經營鄭慶記商店、





鄭世璠就讀臺北第二師範學校時的身影

南北貨、文具布匹、醫藥日用百貨等批發零售。」簡潔勾勒出他那般實又富有進取心的家庭背景。

文中對他的文藝生涯也有扼要的敘述：1930至1936年，他在臺北第二師範學校（今國立臺北教育大學）就讀。美術課水彩老師為石川欽一郎、油畫老師為小原整、臺灣漢文老師為秀才劉德三、音樂老師為李金土。課餘常往大稻埕蔣渭水兄弟開創的「日程日光堂書局」看大陸、臺灣出版的書籍，最喜愛白話文之30年代文學作家的作品。

鄭世璠在1936年夏天迎娶了對門的許翠錦小姐，許小姐是地方上公認的大家閨秀，兩人婚後和諧美滿。他的青春歲月至此看似平靜恬澹，但是命運即將掀起驚天波瀾，這不只是他個人的生平遭遇，而是置身到一個錯綜複雜的時代，讓他在措手不及的情況下驟失負笈日本

深造的機會，卻意外獲得一支記者之筆，展開了一段傳奇旅程。

他淡淡地記下：1940-1942年，調回母校新竹第一公學校（今新竹國小），教了一年剛到義務年限到期可辭職免賠。乃申請停職準備赴日深造，陳春德介紹他在學的東京帝國美術學校。翌年1941年12月7日夜，日本偷襲珍珠港，開始太平洋戰爭。臺日間海航日益惡化，遭水雷擊沉船隻頻繁，乃終止赴日復職任教。不到一學期即被邀請去臺灣日日新報社新竹分社擔任採訪記者。鄭世璠還提到：這正是他喜歡的工作。因為寫文畫畫是他的最愛。這是在他人生中最值得懷念的時期。

鄭世璠是臺灣前輩畫家中，少數能文善論之士，上述大致的身世白描，是一種簡練的文字風格，用字精練。他的另一篇自序則是以細膩的紀實，娓娓交待了身家背景及相關經歷，有助於讀者具體了解當時狀



1931年，鄭世璠（後排右5）與北二師同學合影。

況：

新竹是我的故鄉，太祖於1800年前後由福建永春來臺，扎根於竹塹。阿公是第三代，五歲喪父，從小自立更生，又遇甲午戰爭，清朝割臺，一時隨老闆福州避難，因此，父親於馬尾誕生。之後返臺，在新竹東門自起爐灶，創一小攤商名「鄭慶記」，刻苦經營有成，為新竹數一數二的百貨店，最後卻在太平洋戰爭中關門大吉。鄭世璠算來是來臺的第三代，由臺北第二師範學校畢業，1936年起在中壢郡宋屋、楊梅及新竹第一公學校任教。因自幼受新竹文風濡染，與騷人墨客往來頻繁，有志朝藝術領域發展，因此，1942年，放棄教職擬往東瀛深造，奈何，天不幸我，臺日海航戰火迫近，沉船頻傳，由於向來喜愛寫作，乃轉往新聞工作發展……。

臺灣日日新報社後與臺灣其他五家報社合併為臺灣新報社。日本戰敗投降後，《臺灣新報》改為《臺灣新生報》。由日本版變成中文版，





鄭世璠的結婚照，攝於1936年。

以中文寫稿對有漢文底子的鄭世璠來說並非難事。他在1945年更與藝文同好創辦了《新新月刊雜誌》，並擔任執行編輯，透過期刊，針砭時弊，該刊發行至第八期就因故結束。接著，二二八事件旋踵而至，波及報社全面改組，迫使他在失業之外，歷年寫作的心血也不得不付之一炬。此事，對任何創作者來說，自然是極大的創痛，然而，他只在相關紀錄中像隱語一般夾帶「神明有庇庇，有驚無險，無大誌。」寥寥數語，真相卻是驚濤駭浪，其中隱藏著的壓抑、驚顛之情，如今讀來依然令人感傷。

鄭世璠在一篇《新新》滄桑話——〈談光復後第一本雜誌的誕生與消失〉文中，詳細記錄了這段「到底意難平」的歷史，摘要如下：

民國34年晚夏的一個下午，在新竹市西門町，為學習國語熱的朋友們，在開國語補習班的黃澤祖家裡……，談吐不離開如何歡迎祖國同胞、如何吸收祖國文化並與之交流、如何建設臺灣模範省等話題。大家相信，剛把日本帝國主義打倒，臺灣的祖國，一定會帶來自由民主、言論自由的天地。那麼就來辦一本大眾性的綜合文化雜誌如何？

第一，協助新來的政府，為日本統治五十年的臺胞，提供認識祖國文化的途徑，以提升本島文化水準。同時也將被遺棄半世紀之亞細亞的孤兒滿腹痛苦，痛痛快快地傾吐出來透透氣。

第二，介紹輝煌五千年的祖國文化，使島民早一天與祖國同步是當前急務是不是？在此火烈的談論中，決定馬上著手出版。大家只憑熱情和理想勝過一切的心理下，不顧經濟條件如何就開始籌備。…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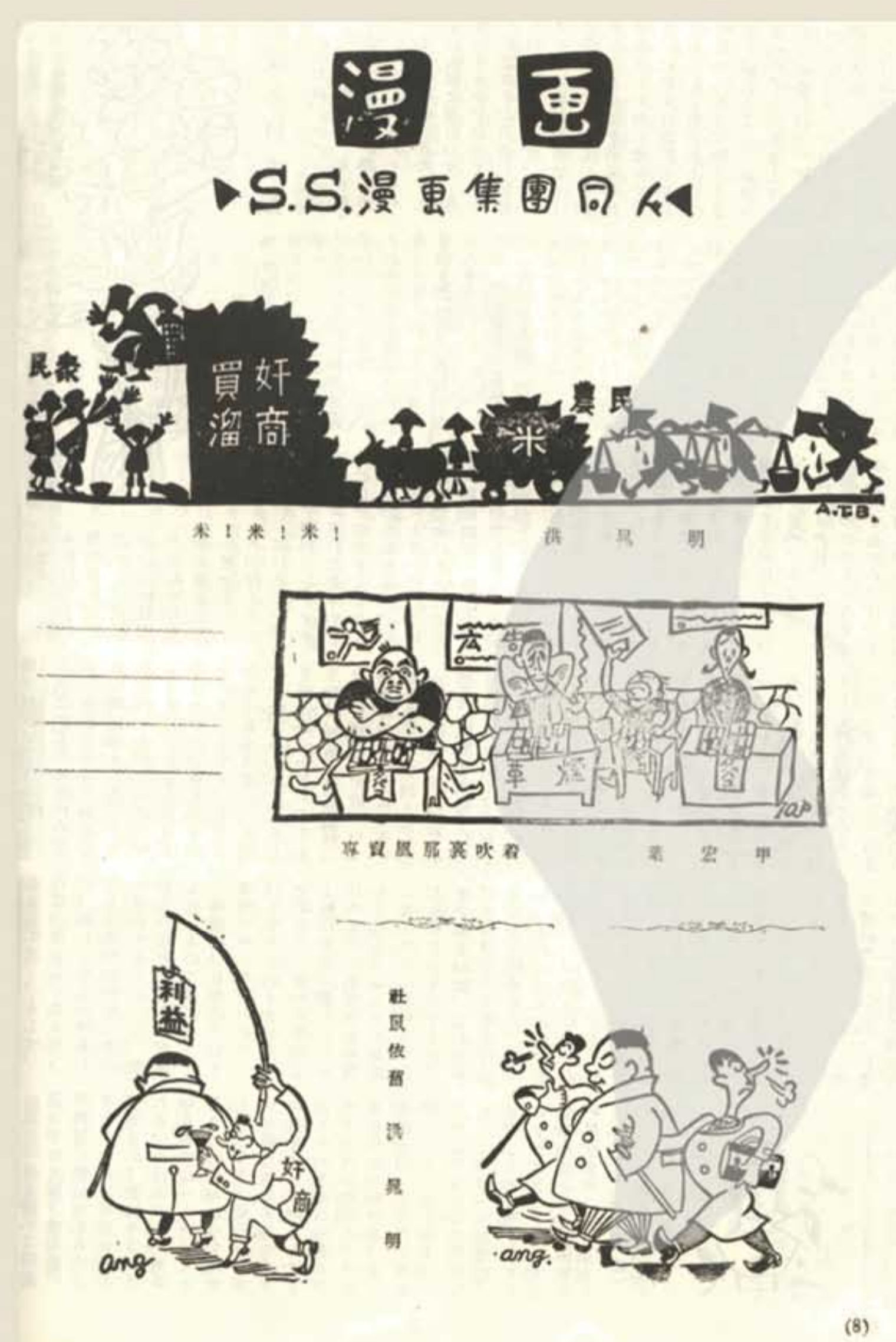
《新新》月刊雜誌創刊號封面。



《新新》月刊雜誌第2期封面。



《新新》月刊雜誌第3期封面。



[中橫三圖與左下圖]  
《新新》月刊雜誌第2、3期內頁漫畫。

[右下圖]  
《新新》月刊雜誌1947年新年號封面。





關鍵字

葉宏甲 (1923-1990)

葉宏甲，新竹人，自小就對藝文興趣濃厚。十七歲那年與朋友一起成立臺灣第一個漫畫團體「新高漫畫集團」，同時參加日本漫畫家協會的函授課程，二年後赴日就讀川流美術學校。回國後，1945年與同一群朋友、自日本返臺的原岩波書店編輯黃金穗，以及時任記者的鄭世璠合辦《新新》雜誌，並開始在每期雜誌上刊登新高漫畫集團的二頁評論漫畫，頗受矚目。

1958年，葉宏甲接受大華文化社老闆黃宗葵之邀，於《漫畫大王》創刊號上發表《諸葛四郎》第一作「大戰魔鬼黨」，紅遍全臺；隨後他陸續於《少年世界》、《少年》等雜誌發表《桃太郎》、《大門雙假面》等作品，皆成為臺灣一代人中重要的童年回憶。1990年，葉宏甲因二度中風辭世。

編輯群都是當時的諤諤之士，其中之一的葉宏甲，就是後來以「諸葛四郎」聞名的漫畫家。《新新》月刊雜誌創刊號共印了六千本，正式發行距離籌劃之初只有三個月，來勢洶洶，可惜後繼無力，撐到1947年1月，勉強發行了八期。

其中，紀錄了第六期出版後，擬擴大充實內容，於1946年9月12日晚間，假大稻埕「山水亭」（按：日治時期文化人士經常出入的場所）舉辦「談臺灣文化的前途」座談會。六十多年前，一群知識分子以熾熱心情，擬就的文化議程，由於情真意切，撫卷猶有餘溫。出席者有：座談會主持人《新生報》翻譯主任王白淵、臺大文學院教授黃得時、臺大專修班教授張冬芳、畫家李石樵、《人民導報》發行人王井泉等人。

討論的問題包括：



攝於1960年代的鄭世璠（左後方立者）全家福

- 一、臺灣文化應走的方向與過去的反省。
- 二、臺灣文化人的使命與目標。
- 三、如何完美驅使白話文是當前要務。
- 四、今後的臺灣美術。
- 五、臺灣的新劇與語言問題。
- 六、如何強化文化機關團體。

1948年以後，鄭世璠在彰化銀行研究室任職，至六十五歲退休，長達三十三年，那是一段養家活口、案牘勞形的歲月，在「作者小傳」中有一條看似驚嘆號的美麗結語……他詳述每個子女的出生年度，共三男四女。難得的是，在這數十年間，鄭世璠參與美術、藝文活動，從未間斷。

二二八事件之後，鄭世璠的人生有了重大的轉折，明哲保身的處世哲學之前，他展現了樂觀風趣的人格特質，那正是他真性情的一面，也為他贏得了「幽默大師」的封號。最廣為人知的「笑點」之一：「我的



〔左頁圖〕日治時期大稻埕地區的「山水亭」是文化人士喜歡出入的場所，王井川老闆熱心文化，對美術推展很有貢獻。（藝術家出版社提供）





攝於1970年代的鄭世璠（前排右1）全家福

名字『世璠』的日本發音與『生蕃』（seiban）相同；如以國音唸之，則又和『正是蕃』，完全一致。既然逃不了『蕃仔』的命運，就乾脆脫離這充滿公害的平地俗氣圈，入山歸鄉做一個『蕃仙』，天天畫（嘩）畫。」鄭世璠此說除了自嘲之外，還表現了高明的文字趣味，更自覺地即時緩解可能挑起族群平等的敏感神經。

他為自己寫的小檔案，不但幽默，而且時尚感十足，例如：分項自我介紹的第一條竟是：「真喜歡的運動：健康操、森林浴、橫臥樹下，仰視綠葉青天。」不知為何，連橫臥樹下也能算是一種運動？「真喜歡的朋友：只談文化、藝術，不談金錢。」比較特別的是「真喜歡聞的：烏沉束柴香、田野青草味、海邊的海風味。」最令人失笑的則是：「真



鄭世璠（後排中）攝於公學校時期

喜歡的食物；（1）燒炸糕，限於新竹城隍廟口的。（2）杏仁茶搵油炸膏（油條）。（3）啤酒配魚脯。」乍看，這位新竹貴公子，味覺不過如此？不過這也有可能是反璞歸真的最高境界。

## 早年學習藝術生涯

鄭世璠在一篇寫於1975年1月21日、標題〈幸福生活〉的文章中提到童年回憶：他是出生於一家三代單丁的獨生子，幼年時由於受到過分的保護，致使身體羸弱，雖然常想參加體育活動，但都是困於被禁止的，所以公學校畢業時，才決心投考外地的學校，以求得在自由天地以圖鍛鍊身心，而投考臺北第二師範學校——過著有規律的學校生活……。他寫道：「不過在長期的保守家庭管制下，不知不覺中，『自己』或信為我是『身體虛弱的人』。我的迷惘也就由此自我暗示開始。雖然此身已跳出了拘束重重的家庭，但來到這隨心所欲的地方，卻仍被一顆『沈迷』的『心』所困擾。」



鄭世璠在投考北二師之前，已經有了離家獨立的覺悟，至於為何急於審視一顆沉迷的心，也許要從他的才智過人、多情善感來尋找答案。

鄭世璠的長女鄭馥梅在提到她的父親時說道：「那已是七十多年前的事啦。鄭家的時鐘，因一小男兒的誕生而全部被家人故意拔停了。」為的是深怕時鐘的滴答聲，驚擾了這三代單傳的小少爺。

奇怪的是，在祖輩、父輩寵愛唯恐不及的情況下，鄭世璠不但毫無驕氣，而且勤學好問，順利考上了令人稱羨的「臺北第二師範學校」。由於性格直爽、才智過人，在校期間備受日本教師石川欽一郎的器重，他也是鄭世璠決心獻身藝術這一崇高事業的啟蒙老師。

鄭世璠曾在臺灣筆會所舉辦第一屆文藝營的臺灣美術課程演講中，

### 【石川欽一郎】

石川欽一郎（1871-1945），日本靜岡縣人，畫家，日治時代兩次來臺擔任美術教師，擅長英國傳統水彩畫法，並以此確立個人風格。

石川欽一郎第一次來臺九年，第二次長達十六年，在臺期間提拔在地美術人才，功不可沒，也因此奠定他在臺灣美術運動史「導師」之地位，並且被公認為臺灣近代西洋美術的啟蒙者，以及臺灣學校美術教育的先驅。

此外，石川欽一郎對臺灣美術運動最大的影響，還包括倡議臺灣總督府舉辦官辦美展，並實際投入創辦過程，同時擔任審查員，從此時開始，臺灣有了官辦美展競賽的傳統，吸引更多年輕美術愛好者投入創作，蔚然成風。



石川欽一郎 臺灣次高山 1925 水彩、紙 32.3×48cm



石川欽一郎照片及簽名式（藝術家出版社提供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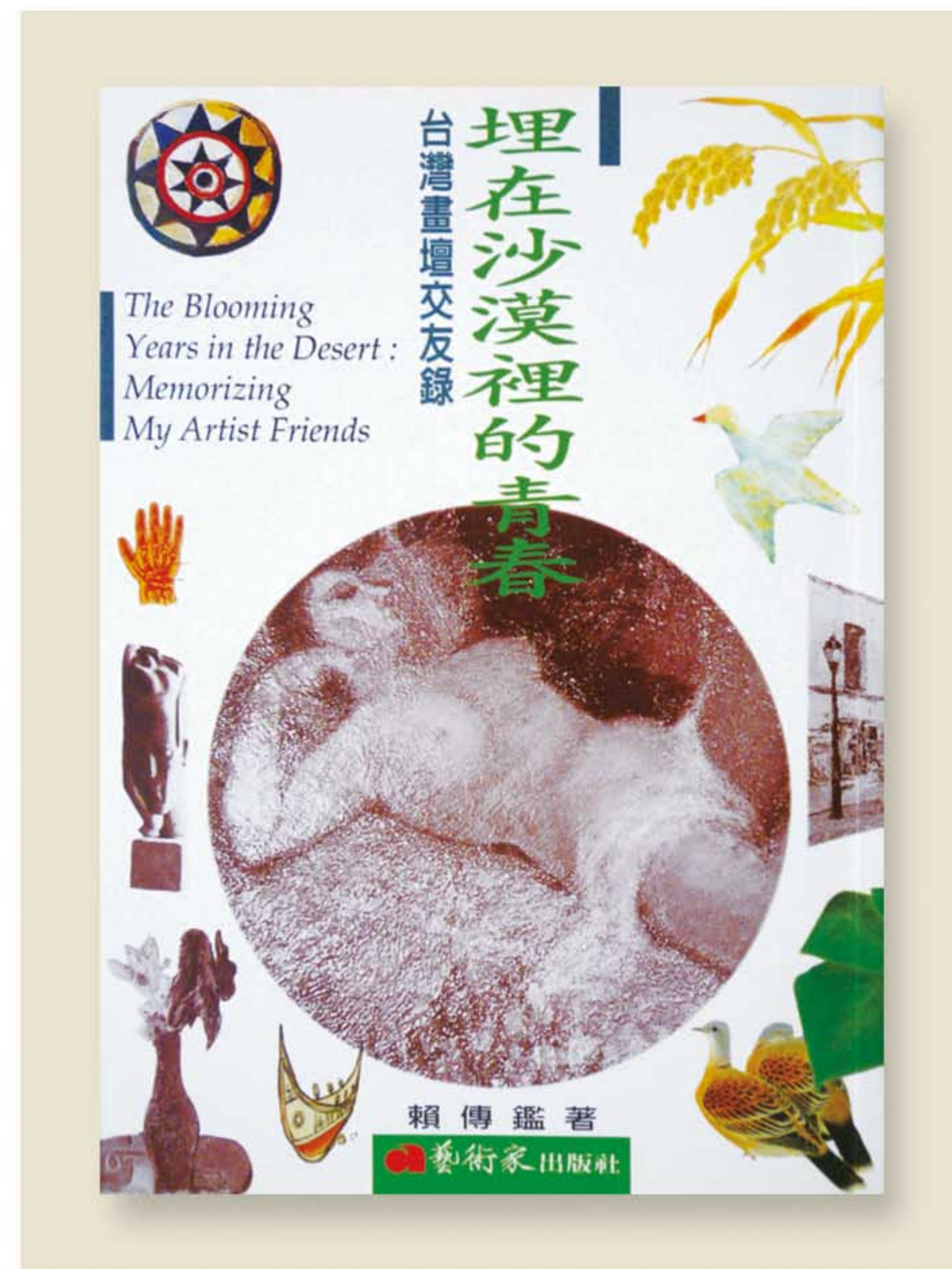


鄭世璠在畫室書架上方高懸石川欽一郎的紀念海報

如此定位石川欽一郎恩師：日治時代臺灣美術的播種者——就是1907年石川欽一郎來臺北師範學校教授水彩！

石川欽一郎在臺期間，極度專注於北師的美術教育，為臺灣現代美術奉獻心血，因此有「臺灣現代美術之父」之稱。藝評家李欽賢提到石川欽一郎的貢獻曾有以下敘述：算來第一代臺灣西畫家泰半出身師範學校，而師範學校又不是專攻美術，能夠在新美術的開拓時代，結集有志





賴傳鑑所著《埋在沙漠裡的青春——臺灣畫壇交友錄》封面。

關鍵字

小原整

小原整為原於臺北第一師範、第二師範學校任教職的石川欽一郎返日後，接替石川於第二師範任教的日籍美術老師，後於戰時轉赴第一師範任教，由小池鐵太郎接任其於第二師範的教職。自1932年至1946年遣返日本為止，在臺共十五年。

小原整的專長為油畫，其名聲則主要來自美術教育工作，在臺期間曾指導鄭世璠、陳在南等後來成為畫家的學生。



鄭世璠收藏的小原整相片

者一同墾荒，帶頭的石川欽一郎不能抹煞其啟蒙之功。

遇到石川欽一郎，無疑是鄭世璠人生的一大轉捩點。鄭世璠的繪畫天分受到石川欽一郎啟發，他的審美能量，也追隨著石川目光所及的臺灣鄉土，而另有一番見地。透過石川欽一郎有形、無形的濡染，提煉了鄭世璠善感的心智。除了石川欽一郎，教習油畫的小原整老師，對鄭世璠也有著關鍵性的影響力，當時鄭世璠對藝術的熱情殷切，受到兩位名師的教化，對藝術的興趣自是與日俱增。

藝評家雷田（賴傳鑑的筆名）在《埋在沙漠裡的青春——臺灣畫壇交友錄》一書中，也提到鄭世璠與石川欽一郎的因緣：「日治時代的國校老師，擅長丹青的很多，原因是他們在臺北師範學校求學時，均受教於日本水彩畫家石川欽一郎。在日治時代桃園、新竹、苗栗合為新竹州，而新竹州的美術風氣很盛，其中新竹尤其人才濟濟，李澤藩、鄭世璠等皆係石川之高足。」

鄭世璠在小學時與李澤藩是鄰居，所以常常看到當時在北師就讀的李澤藩畫作，由於耳濡目染，逐漸沉迷繪畫。李澤藩1926年自臺北師範學校畢業後，即返鄉於新竹公學校任教，鄭世璠幼時也跟李澤藩學習過水彩畫。1930至1932年，鄭世璠在臺北師範求學，親受石川欽一郎調教，藝技猛進。1932年，因石川欽一郎退休回國，鄭世璠繼而接受小原整教授的指導，開始學習油畫。

因緣際會，歷經名師的美術洗禮之後，鄭世璠又陸續發現塞尚、梵谷、畢卡索、蒙德利安等西方大師之美，並逐步涉足後期印象派、野獸派、立體派等繪畫技法，把所有的感動薈萃於心，逐漸消化為創作的養分。

1946年，鄭世璠在《新新》月刊雜誌第三號，發表了一首新詩〈書房獨語〉，反映了他的創作態度：

壁上  
滿身塵埃的

調色板  
畫筆乾枯著  
站在水牛角的筆筒中、做蜘蛛的  
好朋友。  
色料箱內  
個個顏料都耽在過去的追憶裡、  
凝結在上面的油珠  
那是畫家的淚痕。

我說：  
畫布呀！等一等吧！

可見他追求藝術的理念嚴謹，所以他才要「畫布呀！等一等吧！」斯人斯言，不能以遊戲筆墨看待。

數十年之後，在藝術的瀚海浸淫一生的鄭世璠，提出了他對藝術的看法：

人，出生於這個世界，好像宿命地要在這個舞臺演出。在某一段時間內，不管你喜歡不喜歡，都要演一齣戲。被看不見的手——導演，也不問你有意識或無意識，也要裝裝比比一下。至於要演什麼角色，似乎也是不能由己的，這就是命。……藝術家是以生來的敏感聰慧才智，加上後生和環境接觸互動磨練，遇感動創造他的作品者，雙方投合磨出來的：米就是米汁，甘蔗就是甘蔗汁。牡丹開牡丹花，圓仔花開圓仔花，不管有人看也好，無人看也無所謂。……

一如少年、青年時期，鄭世璠對藝術的單純、虔誠始終如一，一輩子悄悄地消化著滋養他的養分，再以原汁原液轉換成更大的能量，終生未曾歇筆。



鄭世璠對藝術的虔誠始終如一